





虞 翁 八 樂
 尺 三 十 二 弓
 明 如 隱 堂 子



乙丑八月揚進居士揭發





虞初志總目

卷之一

續齊諧記 十七則 一馬

集異記 十六則 二馬

離魂記 一馬

卷之二

虬髯客傳 一馬

柳毅傳 一馬

總目

紅線傳 一馬

長恨傳 一馬

卷之三

韋安道傳 一馬

周秦行紀 一馬 附論

枕中記 一馬

南柯記 一馬

卷之四



嵩岳嫁女記 一馬

廣陵妖亂志 一馬

崔少玄傳 一馬

南岳魏夫人傳 一馬

卷之五

無雙傳 一馬

謝小娥傳 一馬

楊娼傳 一馬

總目

李娃傳 一馬

卷之六

鸞鸞傳 一馬

霍小玉傳 一馬

柳氏傳 一馬

非烟傳 一馬

卷之七

高力士傳 一馬

東城老父傳 一馬

古鏡記 一馬

冥音錄 一馬

卷之八

任氏傳 一馬

蔣氏傳 一馬

東陽夜怪錄 一馬

白猿傳 一馬

總目

三

是書原闕本目右目乃估人以意補寫故
與原書不同平初欲刪去之嗣以便手檢
讀遂姑存之按集異記一書清四庫書
目及各家藏目咸此一馬惟鐵琴銅劍
樓藏有明鈔本二馬適此合之記

小說梁唐世一篇虞初白志罕流傳

如蓋記外今逢此如隱堂存兩鈔鐫

乙丑八月涇上袁

文

題

于天津旅舍



續齊諧記



梁

吳

均

撰

虞初志



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
悉以金鉸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
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

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
鳳凰入手卽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
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

齊諧記

一

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
今則不返恐爲人所得尤甚異之具以
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
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
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
先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
遊行卽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
所在

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糾羅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卽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顛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

陸機詩云三
荆樹同株

喬訢記

三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鷓臯所搏逐樹下傷癥甚多宛轉復爲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

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鳴臯所搏蒙之

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

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

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

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

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真孝招也蔡邕論云昔日

黃雀報恩而至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

齊諧記

三

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

中徐景山曰獺嗜鰩魚乃不避死畫板

作兩生鰩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

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

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

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顏公庭誥云徐景山

之畫獺是也

張華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

狸化爲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
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
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
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
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見
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
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貫百氏
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

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
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邪言卒便
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旣而又問華
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
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
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
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
聞魅鬼猳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

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
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
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
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
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
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
我千年不復可得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

齊詩記

五

屍已自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
三尺驅鳥鳥卽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
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燻揣其價數萬錢
潛乃拔取旣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潛
後以此燻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衆
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
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人
江夫人遂斷以爲叙每夜輒見一兒繞

牀啼叫云何爲見屠割

必訴天當

相報江夫

人惡之月餘乃亡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
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
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
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亡歸日既夕二
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
吏列云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之不

齊詩記

六

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
木桓字也荊州送玄首用敗籠茵包之
又芒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
焉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
七八跼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
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
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

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
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
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
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
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勸一婦人自隨
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
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
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與
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
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
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
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生
卧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
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
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
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

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
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
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內口中須臾書
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
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
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
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
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

齊諧記

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
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

三年作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
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
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
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
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

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書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皙進曰：仲治小生

齊諧記

九

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

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城陽令。

桂陽成武丁有僊道，常在人間，忽謂其

華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僊悉還
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
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
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
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
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
囊紹問曰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

齊諧記

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
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
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

漢武建

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
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
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
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

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

風也

吳縣張成

夜起忽見

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

舉手招成成卽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

家蠶室我卽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

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

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

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

齊諧記

士

始也

吳興故鄞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

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

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

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

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快則年

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

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

齊諧記

十一

秋夫作茅人爲鍼腰卽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寢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持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鳥飛其聲甚哀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

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
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
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
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
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
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爲一曲邪文韶
卽爲歌草王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
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

子還取箜篌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
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
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腰叩之以倚歌
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
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
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
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
以銀梳白琉璃七各一枚旣明文韶出

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椀甚疑而委
悉之屏風後則琉璃匕在焉篋篋帶縛
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
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
元嘉五年也

續齊諧記終

右此記梁奉朝請吳均譔或謂其

齊諧記

十四

續東陽無疑而作余按均先有齊
諧記一卷在唐已失傳而其事往
往雜見於諸類書中均蓋自續其
書非祖東陽也是書亦罕得佳本
惟外舅都公家藏有之命余鈔梓
以傳焉

集異記卷第一

唐河東薛用弱

徐佐卿 王積薪 平等閣

裴珙 蕭穎士 韋宥

蔡少霞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
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

異記一

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歛然
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
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
水松桂深寂道流非脩習精慤者莫得
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
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
歲率三四而至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
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

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
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
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
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
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
仍援臺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
月九日也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遊
行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旣
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
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
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
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處
乃沙苑翻飛日集於斯與上大奇之因
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
佐卿者矣

異記一

二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所占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泐溪深遠寓宿於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霄無以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

異記一

三

私心竒之況堂內素無燈燭又姑婦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止此矣吾已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然積薪遲明具

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卽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畧積薪卽更求其說孤姥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矣

異記一

四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

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
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
空卽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
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
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
寫像焉乃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
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
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

異記一

五

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
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
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
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令
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亦無面目
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
捨命焉一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表誠於
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

重閣耳聚觀萬眾號泣諫止而澄空殊
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
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
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
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
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
李暹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
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卽
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
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
成之日至暹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
則暹也得非澄空之後身與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
及端午以觀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
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顧甚速續

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吾子子其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晨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會莫顧瞻因俯階立語曰珙自外至固又不聞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呼亦皆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郝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比

泣琪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思令僕馬宿竇氏莊登卽遽返時夜已深門闔盡閉而琪意將往身趣過矣斯須而至方見其形僵卧于地而二僮環泣啣啣焉琪卽舉衾以入情意絕邈終不能合因出走求人以告所見過者雖極請訴而曾莫覽焉琪傍徨憂撓大哭于路忽有老叟問曰子其何哉琪則具白以事叟曰生竟馳鬼馬禍非自掇耶因同詣竇門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于此旣而則已絕矣琪驚嘆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游行倡
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
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
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歛陳三子曰吾識
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
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
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
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
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
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
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
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繼於內穎士驚
曰斯二人非僊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
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欵伏佐驗明著皆
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則以前
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塚大

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
十髭鬚斑白僵卧於石榻姿狀正與穎
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是蕭
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
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
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
驗與

韋宥

異記一

一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忽忽不
怡江波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
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
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鞍者宥
因閒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
宥卽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
手復結宥奇駭因寘於懷行次江館其
家室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

妓樂卽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
新緊然沙洲江激是何自而來吾甚異
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
少異惟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之赴
食隨置復紉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
展選孺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
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
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
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
俄有白龍長百丈拏攫昇天衆咸觀之
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
道蚤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
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
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

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界殊勝
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尚於一日泐溪
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憇焉神思昏然不
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
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喘
日瞳矐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
移足惶惑不寧卽破導之令前經歷門
堂深邃莫測遙見主人當軒獨立少霞

異記

十三

遽脩敬謁主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
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
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
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
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
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
綉文書一賫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
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

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
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滋新
宮宏宏崇軒轅轍雕玳盤礎鏤檀竦棨
壁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
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闈珠樹規連玉泉
矩洩靈颯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
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僊翁鶴駕
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

異記

十三

動蘭屋互設妙築竟臻流鈴間發天籟
虛徐風簫冷激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
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
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
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
遂爲鹿憤人促之忿遽而返醒然遂寤
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究豫好奇之
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

立傳焉用弱亦嘗至其居就求第一本
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
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
脩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異記卷第一

集異記卷第二

唐河東薛用弱

集翠裘

王維

王渙之

張鎰

裴通遠

邢曹進

韋知微

狄梁公

寧王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

異記二

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純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

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
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
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
御就褫其袍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
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
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

異記二

一

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
有出入九公主之門者焉其致公主邑
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
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
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
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 篇琵琶之新
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請此維
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

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賞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

異記二

三

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蠻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風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

所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
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
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
與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
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
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
舉登第

王渙之

異記二

四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
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
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貫酒小飲忽有黎
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
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
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顏極旋則奏
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
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

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鴟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陽春白雪之曲，豈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

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卽柳歛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僊，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異記二

六

張鑑

張相公鑑，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猶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譯不解，有外甥季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季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

相矣張公卽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

異記一

七

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卽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逮懼犯禁車中尙可通容能登車至里

門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為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為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為田丞嗣所縻

異記一

八

會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疼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為廣脩佛事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索縛身于牀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於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

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卽泔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於人人莫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卽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飴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飴爲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

異記二

九

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旣夜其瘡稍癢卽令如前繃縛用力以拔鉗纒及臉鏃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魃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

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愷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

異記二

十

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奉貺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攜入誇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高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啗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

荆入關路由華州關關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卧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緹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絕公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卽

異記二

十一

輦千縑寘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鍼寸許乃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卽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鞭轡

異記二

十五

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坐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褻品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服

離魂記



天授三年清河張鑑因官家于衡州性
簡靜寡知友無子其女二人其長早亡
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鑑外生太原王宙
幼聰悟美容範鑑常器重每曰他時當
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與倩娘常私感
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察之
選者求之鑑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

離魂記

一

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
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
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
人行聲甚速湏臾至船問之乃倩娘步
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
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
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
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

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鑑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旣至宙獨身先至鑑家首謝其事鑑大驚曰倩娘疾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

離魂記

三

鑑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鑑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祕之唯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玄祐少日常聞此說而

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萊蕪縣令
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鑑則仲規堂叔
祖而說極備悉故記之

虬髯客傳

虞初志二

唐張說撰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今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

虬髯傳

一

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

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
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
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
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
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
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
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
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

虬髯傳

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
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
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
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
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
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
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
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

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
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卧
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
視其面一手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
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卧客答曰姓張
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
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
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

虬髯傳

三

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
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
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
驢前食之甚遠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
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
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
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
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

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旣巡客曰
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
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
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
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
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
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
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

虬髯傳

四

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
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
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
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
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
計之曰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
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廻顧已
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

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承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

虬髯傳

五

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

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揖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奕而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

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

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旣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昇出二十牀以錦繡帕

虬髯傳

七

覆之旣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旣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

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起
陸之貴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
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替功
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
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
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
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
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

亂髯傳

八

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之貲遂匡天
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
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
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亂
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
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
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
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

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亂髮所傳耳

亂髮客傳終

右此傳本張燕公撰或曰杜光庭非也其事與唐史不合史稱大業十四年文皇年十八起義兵而煬帝以元年幸江都是時文皇甫六齡安得謂僅二十而有天子相乎

亂髮傳

九

若以此幸爲十二年事則楊素之亡已久且衛公嘗上高祖急變豈能識天子塵埃中邪其爲子虛烏有之說無疑矣說之豈真昧此特故爲是舛繆以顯其寓言耳雖然亦奇甚矣

柳毅傳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
湘濱念鄉人有客于涇陽者遂往告去
至六七里烏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
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
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
疑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
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

柳毅傳

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
骨亦何能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
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壻樂
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旣而將訴於
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
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
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
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

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
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
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
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
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
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
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自
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獲迴耗雖

柳毅傳

二

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
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問之女
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
橘君當解去鉉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
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碍矣幸
君子書敘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倍託千
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
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

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

柳毅傳

三

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于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搗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竒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

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請視之則人間珍寶必盡於此柱以白瑩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竒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父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至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

柳毅傳

四

水爲神舉一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言語畢俄而宮門閉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旣而復拜君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

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右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流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

柳毅傳

五

罪不診鑿聽坐貽聾瞽使閨窻孺弱遠罹構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今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何故不得知

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
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褒其五
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
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
日日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
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萬
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鏢鏢
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霞雪雨電

柳毅傳

一六

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
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
久安抑乃獲自定固告辭曰願得生歸
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
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
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
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
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

差迫而視之謂所寄辭然而若言若悲
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
右香疑環旋入于宮中君笑謂毅曰涇
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
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
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犖神溢
立於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
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

柳毅傳

一七

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
達遠寃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饗德
懷恩詞不諭心毅搗退辭謝俯仰唯唯
然後迴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
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
以告上帝帝知其寃而宥其失前所遣
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逞辭候
驚擾官中復忤賓客愧傷慙懼不知所

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寃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

柳毅傳

一八

旗劒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鏗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訢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旣畢龍君大悅錫以純綺頒于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

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
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霆一發
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
兮還故鄉齊言慙愧兮何時忘洞庭君
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
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
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眉髮兮雨雪羅
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

柳毅傳

九

水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罷洞庭
君俱奉觴於毅毅踖蹠而受爵飲訖復
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
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
兮以解君憂哀寃果雪兮還處其休荷
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
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
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

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詞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絲珠壁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益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免雲霄如

柳毅傳

十

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欬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壤五嶽洩其

憤怒復見斷鑠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直丈夫之志柰何簫管方合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問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

柳毅傳

十一

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狷塘突高明退自循顧矣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垂聞也

其夕復懼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逐爲
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
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大人
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
魂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
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
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富此
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

柳毅傳

十一

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途
山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
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有
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南富族咸以爲
莫如遂娶于張氏而又娶韓氏數月韓
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求
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
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

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小惜其惠美欲擇婿以配焉又何如哉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于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

柳毅傳

十三

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垂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

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吾人值吾人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于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求心故因君愛

柳毅傳

西

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柳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寃餘無及也初

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爲志尚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胃臆醜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

柳毅傳

十五

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

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代莫知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

柳毅傳

十六

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侯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何髮毛已黃

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
出藥五十九遺嘏曰此藥一九可增一
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自覩之狀
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
嘏常以是說告于人世殆四紀嘏亦不
知所在隴西李朝威叙而歎曰五虫之
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
虫洞庭含納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

柳毅傳

七

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憐其意思義之
爲斯文

紅線傳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滄陽爲鎮命

紅線傳

二

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毫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爲姻婭使使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御養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宇卜

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懸門已閉杖策庭際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隣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

紅線傳

二

其疆土數百年勲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卽待某却迴也嵩曰然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乃梳烏鬢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

輕履宵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
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
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
觴十餘不醉忽門曉角吟風一葉墜露
驚而起問即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
事諳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
殺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爲信耳
紅線曰某子夜前二刻即達魏城凡歷

紅線傳

三

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
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傳叫風生
其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
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
枕前露一星劒劒前仰開一金合合內
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
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王帳坦其心豁
於生前熱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

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爇炬煙微爐香
燼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羅或頭觸屏風
斫而輶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
拔其簪耳廉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
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
百里見臺銅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
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
酌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

紅線傳

四

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
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
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
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
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
憂疑使者以馬箠撻門非時請見承嗣
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
但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曰狎以宴私

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離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彼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

紅線傳

五

生我家今於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蹈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達

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彌昨生
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
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
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
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無外澄清一
氣生死長有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
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
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友夜宴中

紅線傳

六

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
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
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
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
醉離席遂亡所在

長恨傳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
歲久勸于肝食霄衣政無小大始委於
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
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
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
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
婦焜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

長恨傳

靈液澹蕩其間上必油然悅若有遇顧
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
宮得弘農楊玄琰女子壽邸旣笄矣髮
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
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旣出水體
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
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
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

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
用繇是冶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
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岳
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
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嫔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
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官無
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

長恨傳

二

才知明惠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
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
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
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
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
故常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
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
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

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
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
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
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
謝天下國忠奉輦纓盤水死於道周左
右之意未悞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
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
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蒼黃展轉

長安傳

三

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旣而玄宗狩成都
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宛歸元大駕還
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
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
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黎園
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
顏不怡左右欷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
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

蜀來知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

長恨傳

四

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歛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

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真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

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綉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

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
奏太上皇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國史至
憲宗元和元年釐屋縣尉白居易爲歌
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
之前自爲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十年求不得楊
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天生
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

長恨傳

六

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
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
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
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
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寢芙蓉暖春
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
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
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

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柰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其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蛾眉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清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土。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也。死皆依舊。十八夜芙蓉未凋。

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
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黎園
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
飛思悄然。秋燈挑盡未能眠。遲遲鍾漏
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
華重。舊枕故衾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
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

長恨傳

八

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
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
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
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
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上綽約多
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花貌參差
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裡夢魂驚。攬

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逕迤開。雲鬢
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
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
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
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裡恩愛
歇。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
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
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

長恨傳

九

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
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
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
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
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長恨傳終

韋安道傳

虞初志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具之子舉進士
久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
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衛有兵仗如
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宦者
持大仗衣畫袴袂夾道前驅亦數十輩
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
近侍才人官監之屬亦數百人中

韋安道傳

傘傘下見衣珠畢之服乘大馬如后主
之飾美麗光艷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
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
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
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怪
衛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久之漸明見
有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
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

道請問其事官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
曰公但向此去由里門舊墻而南行百
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
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宦
者出應問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宦者
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
大門如戟門者宦者入通頃之又延入
有紫衣官監與安道語於庭延入一

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
其間有青袍牙笏綬及巾靴畢備命安
道服之官監入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
大馬女騎導從者數人官監與安道聯
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
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
里漸見夾道戍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
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圭

者之城几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
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宮監安道乘馬
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
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衆樂
羅列樽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
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
與同行宮監引安道自西堦而上頃之
見殿內宮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

而立頃之自殿後門見衛從者先羅立
殿中乃微聞環佩之聲有美婦人偕首
飾幃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門西向與安
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
見者也宮監乃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
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
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
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

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則以其夕偶之尚處子也如此者蓋十餘日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尊舅姑始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即日告偁夫人乘黃犢之車車有金畢班文玉飾蓋人間所謂庫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儻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覩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幕城供帳女吏列後於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饌華美頃之又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纔

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既入洛陽
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
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謂
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
拜而曰偶爲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即
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未竟車騎已及
門矣遂有侍婢及閹奴數十輩自外正
門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

帷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牀一請舅姑
對座遂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
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玉金瑤羅
紈蓋十數箱爲人間賀遺之禮置於舅
姑之前爰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
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閹奴
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
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

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
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魑物也卿不足
憂朕有善咒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
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
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
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
位請期翌日而至真歸具以二僧之語
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俱明

華安道傳

一六

日二僧至旣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
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僧二
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背鼻口流
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
某所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
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
崇儼以大異術制錄天地諸神祇此必
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真曰君可以

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
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
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
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儼
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
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
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拏擢
噴毒聲如群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

華安道傳

七

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咄然之聲而滅
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有物
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錯角呼奔
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
既而箕明真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具
以事告崇儼曰前所爲法是太一符籙
法也但可掃制狐魅耳今既無効請更
曠之因致壇醮之籙使徵八方厚地山

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無闕崇儼異之翌日又徵人世上天界部八極之神其數無闕崇儼曰神祇所爲魅者則其術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知也請誠自見而願之因命於新婦院設饌請崇儼崇儼至坐請見新婦新婦方肅容將拜崇儼崇儼又忽若爲物所擊奄然自倒稱罪請命目皆鼻口流血

於地真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謂真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爲之柰何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真即命安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與小子伉儷不以稱敵又天后法嚴懼

由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計語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即日命駕而去遂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韋郎同去真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

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天子朝見之像遂見竒容異狀之人來朝或有長文餘者皆戴華冠長劔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已而又有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與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視

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
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
既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
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
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宜數當與天
女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今真數
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
苦無壽某當在其家本願與延壽三百

韋安道傳

十一

歲使官至三品爲其尊父母厭迫不得
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
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品無使
過之恐不勝任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
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
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若
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
曰以郎常善畫某爲郎更益此藝可成

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殿使垂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決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并遺以金玉珠璫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

韋安道傳

十一

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具述前夢與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爲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祕府之舊者皆驗至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

韋安道傳終

周秦行紀論

李德裕撰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內觀

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

京國李公

嘗呼牛僧孺曰太牢梁公名不便故不書

好竒怪其身險易

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

周秦行紀論

一

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用田恒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於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巫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觀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為沈婆兒以代宗皇

后爲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烏雀也故貶太牢已乂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周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鱗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涼國

名不

彭原程趙

國書行論

三

郡紳諸從兄嫉太牢如讎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閑事不足爲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爲人臣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是流薄無賴

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就佐命
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
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
未暇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乎
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儻同余志繼
而為政宜為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
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須以太
牢少長咸寘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
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嘻余致君之道
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
援毫而攄宿憤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周秦行紀

余真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闈人曰郎君何至余荅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

行記

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

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

行記

二

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隱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

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傍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

先帝謂肅宗也

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

行記

三

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數幸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

奴

太真名也

說懊惱東昏侯踈狂終日出獵

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
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
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
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
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
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
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

行記

四

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

西京雜記

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

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

曰牛秀才邂逅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

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盍

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

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

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

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

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
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
宮休楚舞不能糝粉恨君王無金豈得
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真詩曰金
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
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
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
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

行記

五

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
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僊共
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
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
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
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
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
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

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
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
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
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
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
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
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
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

行記

一六

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
于復爲株索若單于婦固自用且苦寒
地胡鬼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
然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
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
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
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
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

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
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
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
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
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
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周秦行紀終

行記

七

枕中記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邱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邱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

呂翁傳

一

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於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游於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切囑曰子枕此必當令子榮適如志矣

其枕竈而竅其兩端生俯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

呂翁傳

二

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奐新被敘投河隍戰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又破戎虜七十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勲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

部侍郎物望清重群情翕習大爲當時
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
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
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
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
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
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謂

呂翁傳

三

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
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
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
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
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授驩牧數歲
帝知其寃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
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個儉位
倚傳爲考功員外儉爲侍御史位爲太

常承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
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
竄嶺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廻翔臺閣
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
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
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
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
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

呂翁傳

四

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
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
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編歷歲年有忝
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臨兢日
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
歷三公鍾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沉困
殆將溘盡顧無誠効上蒼休明空負深
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輔出雄
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寔卿是賴比
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沉頓良深憫默
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
勉加針灸爲余自愛謙冀無妄期丁有
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
中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梁尚未熟觸
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邪翁笑
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
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
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
受教再拜而去

南柯記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居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脩永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以真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

南柯記

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中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白牡左右從者七人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

敢致問豁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
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城堞車輿
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
嚴行者亦爭闕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門
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
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駟
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
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

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按茵褥簾幃肴
膳陳設于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
右相且至生降階祗奉有一人紫衣象
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
不以弊國遠僻奉迎君子訖以因親生
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
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
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僻易道側生有

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
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
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
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
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
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
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
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階還館舍

南柯記

三

生思念之意必以爲父在邊將因投虜
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
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幣帛
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
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
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
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十冠翠鳳冠衣
金露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邀遊戲樂

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
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
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
於天竺院觀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
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
君獨強來親冷言調笑謔吾與窮英妹
結絳巾挂于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
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上真子
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謁下捨金
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
君亦謁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
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
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
不答情意戀戀矚眄不捨君豈不思念
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
不意今日與此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

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
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
華乎因曰然生前執手叙舊久之生謂
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
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次栖託生復問
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
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
笑甚懽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

南柯記

五

綉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
觀盛禮故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
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
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
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
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
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姊各乘鳳翼輦
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

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
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
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
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曜
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
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
山山阜峻秀川潭廣遠林樹豐茂飛禽
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

西柯記

六

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
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
陷沒胡中爾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王
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
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
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
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
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

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間里興廢復言
路道乖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
傷又不令生來觀云歲在丁丑當與女
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
生曰子豈不思爲官乎生曰我放蕩者
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
遂白於王累曰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
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

南柯記

七

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教有司備
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
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生少遊俠
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
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
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
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
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

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穰民物豪盛非惠政不龍治之况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

南柯記

八

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轡武衛鑿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鍾鼓喧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

軒檠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
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
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
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
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迺遷顯職生二
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娉于王族
榮躍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
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

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
衆于搖臺城弁剛勇輕適師徒敗績弁
單騎躡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
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
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
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
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
哀慟發引威儀霍途男女叫號人吏奠

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
與夫人素衣哭于郊候靈輦之至謚公
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
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
亦護喪赴國生又鎮外藩結好中國貴
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
恒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
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

南柯記

十一

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
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
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
無敗政流言怨悖壽齡不樂王亦知之
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天
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
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
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

為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
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
生忽若惛睡曹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
遂流涕請邊生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
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
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
一人心甚歎異上牛車行可數里復出
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逕山川原野依

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
快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
謔自若強之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
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潜然自悲不
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
階已身臥于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
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
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于庭二

客灌足于榻斜日未隱于西垣餘樽尚
堪于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
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
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經
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崇遂
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拆查枿尋穴究
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
榻根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

南柯記

三

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
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
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之其王
矣即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
可四丈宛轉方平亦有土城小樓群蟻
亦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
西去二丈磅薄空圻散空異狀中有一
腐龜板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

茂翳蒼掩映振設即生所獵靈龜山也
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
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即生所葬妻
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于懷披穴
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還令掩
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
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
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

南柯記

七

請二客訪跡于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
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
旁有小穴亦有群蟻隱聚其間檀蘿之
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
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平時生酒
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
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
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于牀生感南

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門
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于家
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真
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懃泊淮浦
偶覲淳于生兒楚詢訪遺跡翻覆再三
事皆據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
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貪生異將爲
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

南柯記

古

位驕于天壤間云

前華州叅軍李肇讚曰

貴極祿位 權傾國都 達人視此

蟻聚何殊

嵩岳嫁女記

虞初志四

三禮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群書與其友
鄧韶博學相類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
家于洛陽元和癸巳歲中秋望夕攜觴
晚出建春門期望月於韶別墅行二三
里遇韶亦攜觴自東來駐馬道周末決
所適有二書生乘驄復出建春門揖璆
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之

嵩岳嫁女記

二

地乎其弊莊水竹臺榭名聞洛下東南
去此三二里儻能迂轡冀展傾蓋之分
耳璆韶甚愜所望乃從而往問其姓氏
多他語對行數里桂輪已昇至一車門
始入甚荒涼又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
而來則豁然真境矣飛泉交流松桂夾道
竒花異草昭燭如晝好鳥騰翥扣月關
璆韶請疾馬飛觴書生曰足下榼中厥

味何如瓊韶曰乾和五酸雖上清醍醐計不如此味也書生曰某有端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中不知與足下五酸孰愈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傾與二君子嘗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緣葉形類盃觸之有餘韻小童折花至傾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飲訖又東南行數里至一門書

生揖二客下馬命以燭夜花中之餘賚諸從者飲一盃皆大醉各止于戶外乃引客入則有鸞鶴數十騰舞來迎步而前花轉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壓枝于路傍凡歷池館臺榭率皆陳設盤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瓊韶坐瓊韶飲多行又甚倦請暫憩盤筵書生曰坐亦何難但不利於君耳瓊韶詰其由曰今夕

中天群仙會於茲岳籍君神魄不雜腥
羶請以知禮導昇降此皆諸仙位坐不
宜塵觸耳言訖見直北花燭亘天蕭韶
沸空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設水精
方盤於瑤幄之內群仙方奏霓裳羽衣
曲書生前進有命再拜夫人夫人褰帷
笑曰下城之人而能知禮然服食之氣
猶然射人不可近他貴婿可名賜薰髓

高岳嫁文記

三

酒一盃醪韶飲訖覺肌膚溫潤稍異常
人噓吸皆異香氣夫人問左右誰人召
來曰衛符卿李八百天人曰便令此二
童接待於是二童引醪韶於群仙之後
縱目矚問曰相者誰曰劉綱侍者誰曰
茅盈東隣女彈箏擊筑者誰曰麻姑謝
自然幄中坐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
駕鶴而來王母曰父望有玉女問曰禮

生來未於是引璆韶進立於碧玉堂下
左劉君咲曰適緣蓮花峯士奏章事須
決遣尚多未來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
奏章事者有何所爲曰論浮梁縣令李
延年矣以其久因賄賂履官途以苛虐
爲官政生情於案牘忠恕之道篋聞唯
雄於貨財巧爲之計更作自貽覆餗以
促餘齡但以蓮花峯叟徇從於人奏章

甚懇特紆死限量延五年璆問劉君誰
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戴黃旂
導以笙歌從以嬪嫡及瑤幄而下王母
復問曰李君來何遲曰爲救龍神設水
旱之計作瀾淮祭以殲妖逆漢主曰柰
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問予一表斷其
惑矣曰可得聞乎曰不能悉記略舉大
綱耳其表云某孫某克構丕基德洽兆

庶臨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勞師車平中
夏西蜀之孽不費天府掃東吳上黨之
妖九有已見其朗清一方尚屯其氛侵
伏以虺蜴肆毒痛于淮蔡豺狼尚惜其
口喙螻蟻猶固其封疆若遣時豐人安
是稔群醜但使年餓癘作必搖人心如
此倒戈而攻可以席卷禍三州之逆黨
所損至微安六合之疾吐其利則厚伏

嵩岳嫁詔

五

請神龍施水癘鬼行灾由此天誅以資
戰力漢主曰表至嘉第旣允許可以前
賀誅鋤矣書生謂璆韶此開元天寶太
平之主也未頃聞蕭韶自空而下執絳
節者前喝言穆天子來奏樂群仙皆起
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階入幄環坐而
飲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
夕主張月宮之醮非不勤請耳王母又

曰瑤池一別後陵谷幾遷移向來觀洛陽東城已坵墟矣定鼎門西路忽焉復新市朝云改名利如舊可以悲歎耳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鈎擊盤而歌曰觀君酒爲君悲且吟自從頻見市朝改無復瑤池宴樂心王母持盃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歎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興悔駕驂騑草草歸歌竟與王母話瑤

池舊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馬廻乘汗漫風猶思停駕憩昭宮宴移玄圃情方洽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霞盃泛曙光紅崑崙迴首不知處疑是酒酣清夢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子周千歲靈境盃觴初一巡玉兔銀河終不夜竒花好樹鎮長春悄知穆滿饒

詞句歌向俗流疑悞人酒至漢武帝王
母又歌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
冷脩脩當時不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
龍頭漢主上王母酒歌以送之曰五十
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若言盡
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
吾聞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來令威至
帝又遣子晉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驪山

嵩岳嫁女記

七

露泣花似悲先帝早昇遐至今猶有長
生鹿時遶溫泉望翠華帝持盃久之王
母曰應湏召葉靜能來唱一曲當時事
靜能續至跪獻帝酒復歌曰幽薊煙塵
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鍾中宵扈從無
全仗大駕蒼黃發六龍粧匣尚留金翡翠
暖池猶浸玉芙蓉荆榛一閉朝元路
唯有悲風吹晚松歌竟帝悽慘良久諸

仙亦慘然於是黃龍持盃立於車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凰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天齊休慶流無央仙郎即以鮫綃五千疋海人文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驪珠各十斛贈奏樂仙女乃有四鶴立於車前載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寶花臺俄進法膳凡數十味亦霑及璆韶璆韶飫飽有仙女捧玉箱托紅牋筆硯而至請催粧詩於是劉綱詩曰玉爲質兮花爲顏蟬爲鬢兮雲爲環何勞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縹緲闌於是茅盈詩云水精帳開銀燭明風搖珠珮連雲清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玉京巢父詩曰三星在天銀漢迴人間曙色東方來玉苗瓊葉亦宜夜莫使一花衝曉

開詩旣入內有環珮聲卽有玉女數十引仙郎入帳召璆韶行禮禮畢二書生復引璆韶辭夫人夫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但兩力不任攜挈耳各賜延壽酒一盃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復命衛符卿等引還人間無使歸途寂寞於是二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傾酒步步惜別衛君謂璆韶曰夫人白日上昇驂鸞駕鶴

嵩岳嫁女記

九

在積習而已未有積德累仁抱才蘊學卒不享爵祿者吾未之信儻吾子塵牢可踰俗桎可脫自今十五年後待子於三十六峯願珍重自愛復出來時車門握手言別別訖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見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徑而歸及還家已歲餘室人招魂葬於北邙之原墳草宿矣於是璆韶捐棄家室同入少室山

今不知所在

嵩山嫁女記

石印

下

廣陵妖亂志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洩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駢遂絕駢聞之以爲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妾媵

妖亂志

一

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拔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纔終已復引出自此內外擁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因用之自謂磻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駢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

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地祇卜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爲冥助遂修崇之廼琢幽室粧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飾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請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於公廨邸北

妖亂志

二

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扁鐻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窻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玉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

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
近詩祆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
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群仙
來往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
紜畧無媿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
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
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仇遣使就某借
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

妖亂志

一三

縣率百姓葦席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
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牋寫太
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
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
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
戈尚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形九天玄女
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
鬢綠兩行魏袖拂眉青韋郎年少耽閑

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
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
州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
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
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
揚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
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
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

妖亂志

四

困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仗鼓
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鬧之處故埋
石以礙之僞云人牛拽不動駢乃朱篆
數字帖於碑上湏臾去石乃行觀者互
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揚子有
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燧云夜來里胥
借耕牛牽碑悞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
絕倒比至失守師鐸之衆竟自壞墉而進

常與丞相鄭公不可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宰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於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於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更爲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盡粉者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手足生踈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

妖亂志

五

婦人衣匿于別室守一寢於駢臥內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彘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格鬪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仙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江陽縣尉薛失其名亦用之黨也忽一日告駢曰夜來因巡警至后土廟前見無限陰兵其中

妖亂志

六

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者不爲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二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匕首獻于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

妖亂志

七

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之聞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段燒葬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畢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

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
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
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
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
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
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
庭中刻木爲鶴大如小駟羈轡中設機
捩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
諸竟無其驗

妖亂志

八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略
知文字父璜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浙
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鍾之地富商
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群
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絜行旣惠悟

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履搖筮匿家
與奴婢等居數歲璜卒於家乾符初群
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旣孤且貧其
舅徐魯仁賙給之歲餘通于魯仁室爲
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微弘
微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
驅役考召之術弘微旣死用之復客于
廣陵遂穀巾布褐用符藥以易衣食歲

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蠱道眞法者
逮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時高駢鎮京
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
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詣渤海
親人俞公楚公楚竒之過爲儒服目之
曰江西呂巡官因間薦於渤海及召試
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
推官仍爲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

可無不可也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
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固請戎
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
私利病無不詳熟昂竈之暇妄陳時政
得失渤海益竒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
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董僅公楚歸禮
日以踈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
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

妖亂志

金寶悅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見利忘
義上下相蒙大逞祿妄仙書神符無日
無之更迭唱和周知愧耻自是賄賂公
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
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因
請置巡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
制授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
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店吏陰狡兇狠

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已者縱謹靜端然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累足屏氣焉

高駢嬖吏諸葛殷祆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

妖亂志

土

皇以令公父爲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中羽翼不乂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碧筠亭祆形鬼態辯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道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其盡日忘倦自是

累遷監鈇劇職聚財數十萬緡其克邪
陰狡用之箴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
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
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
內當有祆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
匹也駢曰爲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
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即指師儒之第爲
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曰雨雪驟降

妖亂志

十一

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攜挈
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
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
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
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
款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同
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即恣意搔捫指
爪之間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

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殷腥穢之氣則來逐之其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庭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如此高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也殷性躁虐知揚州院六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啓二年僞朝授殷兼御

妖亂志

十三

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既縛入城百姓聚觀交唾其面尋撮其鬢髮頃刻都盡獄具刑于下馬橋南杖至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母自子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其之復蘇于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其之駟殿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

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既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棄屍道左爲仇人剜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峯

吳堯卿者家于廣陵初傭保於逆旅善書計因出入府庭遂聞於摺紳始爲監鐵小吏性敏辯事之利病苦心記口調

妖亂志

五

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首任之高駢因署堯卿知泗州院兼利國監尋奏爲刺史制命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兼摧糶使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岐路縱廝養輩必斂衽以金玉餌之微似失勢雖素約爲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

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
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汚官省三數年
間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榮知兩
使句務下堯御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
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御者
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御以他
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爲仇人所殺棄屍
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歛之未及就壙

妖亂志

五

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
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爲

笑端

崔少女傳

崔少女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綃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女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耳瑋及頤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于盧陞陞小字自列歲餘陞從事閩中道過建溪遙望武夷山忽見碧雲自

崔少女傳

一

東峯來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陞曰玉華君來乎陞怪其言曰誰爲玉華君曰君妻即玉華君也因是及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事旣明矣難復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然天人之音唾莫能辨逡巡揖而退陞拜而問之曰少女雖胎育之人非陰隲所積昔居無欲爲玉皇左侍書謚曰玉

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每至
秋分日即持簿書來訪志道之士當謫
落所犯爾爲同官四人退居靜室嗟歎
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責之謫居人
世爲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
君已前至此今不復近附於君矣至閩
中日獨居靜室陞旣駭異不敢輒踐其
國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長綃衣作

崔少玄傳

三

古髮髻周身光明燭耀如晝來詣其室
升堂連榻笑語通夕陞詣而觀之亦皆
天人語言不可明辨試問之曰神仙祕
密難復漏泄沈累至重不可不隱陞試其
言亦常隱諱洎陞罷府恭又解印組得
家乎洛陽陞以妻之誓不敢陳泄於恭
後二載謂陞曰少玄之父壽筭極于二
月十七日某雖神仙中人生於人間爲

有撫養之因若不救之枉其報矣乃請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少女受劬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廷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大人之壽常數極矣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女當杭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

崔子傳

三

斗注生真君附奏上帝須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來跪少女前進脯羞噏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私詰於陞陞終諱之經月餘遂命陞語曰玉清貞侶將雪余於太上今復召爲玉皇左侍書玉華君主化元精炁施布仙品將欲反神還于無形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無世是言遺余父母之念又以救父之

事泄露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世之情
畢於此矣陞跪其前嗚呼流涕曰下界
蟻虱黷汚上仙永淪穢濁不獲昇舉乞
賜指諭以救沈涸久永不忘其恩少玄
曰余留詩一首以遺子余上界天人之
書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
無會者子當執管記之其詞曰得一之
元匪受自天大老之真無上之仙叙美

崔玄傳

四

則真形於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光
含影藏體性剛柔丹霄碧虛上聖之儔
百歲之後空餘墳丘陞再拜受其辭晦
其義理跪請講貫以爲指明少玄曰君
之於道猶未熟習上仙之韻昭明有時
至景申年中遇瑯邪先生能達此辭與
君開釋方見天路末間但當保之言畢
竟卒九日葬舉棺如空發觀視之留衣

而脫處室十八居闔三歸洛二在人間
二十三年後陞與恭皆保其詩會儒道
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申年中九疑道
士王方古其先瑯邪人也遊華岳迴道
次于陝郊時陞亦客于其郡因詩酒夜
話論及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
各述其異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
右司諫宗卿王建皆與崔恭有舊因審

崔玄傳

五

少玄之事於陞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
詩絕無會者方古請其辭吟味須臾即
得其指歎曰太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
傳於後學哉時坐客聳聽其辭句解釋
流如貫珠凡玄千言方盡其義因命陞
執筆盡先生之辭目曰玄珠心鏡好道
之士家多藏之

南岳魏夫人傳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然恭介。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讀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神仙。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

魏夫人傳

一

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城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室。于齋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王清虛真人。王褒來降。褒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

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
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
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
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
開上道內法農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
成也後日當會陽滌山中爾勤密之矣
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允等便授
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

魏夫人傳

三

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
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
即才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
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
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爲小有洞
天仙王今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
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
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

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
褒爲太常所敕使教于魏華存是日丹
良吉日戊申謹授寶書神金虎文大洞
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
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九夫人
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
虛道長爲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
爲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

魏夫人傳

祝畢王君又曰我昔受祕訣於紫元君
言聽教於師之口云此篇當傳諸真人
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僉焉此
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
爲字至華存則爲四矣於是景林又授
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
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
魂五藏生華色反孩嬰乃不死之道也

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鍾吹
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
所脩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
訣諸要粗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真人
命北寒玉女宋聯洵彈九氣璈青童命
東華玉女烟景殊擊西盈之鍾陽洛神
王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唳之簫青
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于虛金拊九合

魏夫人傳

四

玉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
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詠駕歛
之詞既散之後諸真元君日夕來降雖
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
天下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
亦爲真仙嘿示其珉知中原之亂攜二
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司
馬安成太守遐字子嵩爲陶太尉侃從

事中郎夫人自洛邑連江南寇盜之中
所過之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
既成立夫人遂得真心齋靜真靈累感
修真之益與日而進凡在世八十三年
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
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成藥兩劑一
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
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

魏夫人傳

五

一玄仙遣颯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
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清童君太極
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
讀大洞真經并分別真經祕要道陵又
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錄之訣衆真
各標至訓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偏教委
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爲女官祭酒領職
理民效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

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
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
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
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
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
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王札金文位爲紫
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
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

魏夫人傳

一六

道教授當爲仙者而男之高仙曰真人
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
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君小
有天中更齊戒三月畢九微元君龜山
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仙並降於小有
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
靈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
大人聲雲璈下答歌餘真各歌須臾司

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
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諸真乃共與夫
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
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又
共適于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
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
授甘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
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

魏夫人傳

七

景注敘青精健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
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琅邪
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
並皆昇仙陶真白真誥所呼南真即夫
也
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
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見雖避之不如
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
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

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
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珍文盡藏
其中也因授書云若夫仰擲雲輪惚轡
太空手携烟霄足陟玉庭身昇帝闕披
寶喻精論九女之逸度汎萬椿之長生
真言玄浪高譚玉清今則迴靈塵埃訓
我弟子周目五濁勞神臭腥子所營者
道研詠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慮散

魏夫人傳

一八

蕩斯邪慎之 仍云河東桐栢山之西
頭適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申詣清
虛宮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
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勤
注理盡心殫意竭如履冰火久如此者
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
色之念也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
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籍

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
貴無邪摟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
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因煩以領無
耳爲道者精則可矣有情而不勤能不
不專無益也要在恠心消豁穢念疾開
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秀差復益耳言
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關籛張良
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

魏夫人傳

九

世或顯或隱記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
有再酣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
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賈季子咽
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
尚有喬嶺之慕李王服雲散以潛昇猶
頭足異處墨狄因虹丹以沒水甯生服
石腦而越火務光翦薤以入清水之泉
柏成納氣而腸胃三滌如此之比不可

勝紀徵乎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尸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尸解也足不青皮不壞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神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非尸解之例也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脉散血沉灰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

魏夫人傳

十

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也其用

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即不得返故鄉
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
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
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
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
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晚向暮去者
爲地下王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
脩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偕由多

魏夫人傳

三

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
頽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
之才安可爲二豎子而致斃乎智以無
崖傷性心以慾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
栖研三神彌貫萬物而同玄鏡寂混然
與尼丸爲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
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
真之兆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

察觀之氣內有愠結之哂有如此者我
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
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
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
慾兼味於清正華日以隨世畏死而希
仙者皆多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與
衆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
靈雲鬱紫晨蘭風扇綠輶上眞宴瓊臺

魏天八傳

一一三

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頻翹
翫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遼人事則可預
使尔形氣消夫人旣遊江南遂於撫州
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
久蕪梗踪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
邁八十貌若櫻孺號爲花姑特加脩飾
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
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

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魏夫人傳終

魏夫人傳

十三



紅印篆文



無雙傳

虞初志五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
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
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
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
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
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之念
可知也恨不見昏宦無雙端麗慧聰我

無雙傳

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
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
安靜自願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
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闕思念身世
孤子如此宜求婚孀以廣後嗣無雙長
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
邪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
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旣覲致干



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
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窻隙間窺見
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容發狂
唯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鬻囊橐得錢
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于廝養
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
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
生日市新竒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
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
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
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
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
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
聞之心氣俱喪遲旦不寐恐舅氏之見
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
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

鏢却大門鏢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
由良久乃言涇原兵亡反姚令言領兵
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
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
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
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
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
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

無雙傳

三

出啓夏門遠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
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
鏢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遠城至啓夏
門門亦鏢守門者不一持白楮或坐或
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
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
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
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

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
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失聲慟哭却歸
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
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
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
三年後知剋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
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徬
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

無雙傳

四

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
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
舅阿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
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
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
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
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
書授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

入掖庭矣仙客哀寃號絕感動鄰里謂
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
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
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
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
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
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
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

無雙傳

五

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
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
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
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
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
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羶車
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
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

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
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
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
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
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
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譁而
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
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

無雙傳

六

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鳴咽塞鴻
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
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
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
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
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
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
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

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
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
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
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
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
哀切叙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
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
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

無雙傳

七

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
押衙門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
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
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閑居於縣古生忽
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
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
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
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

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限邪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迴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喫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

無雙傳

八

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

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
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
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
又曰暫借塞鴻於生後掘一坑坑稍深
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
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
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
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

無雙傳

九

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
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緡贖其屍凡道路
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
昇籠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亦自
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
人馬五匹絹三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
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
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

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悄不聞京兆之
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
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若
罕有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
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
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
竄其後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
哉

無雙傳

十

無雙傳畢

謝小娥傳

李公佐撰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蓄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婿同舟貨往來江湖間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姓與童僕輩數十悉沉于江小娥亦傷腦折足漂流

謝小娥傳

一

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辯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

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辯余遽請齊公書于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而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爲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

謝小娥傳

二

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中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于衣中

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榜于云召傭者小娥至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噐具

謝娥傳

三

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宴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文鯉乘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群賊畢至

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蘭亦露寢于庭小娥潜鑊春于内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于内蘭死於外獲賊奴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尋陽太守張公喜而行 簾吏旌表乃得免死而已元和十二年夏歲復夫父之讎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

謝小娥傳

四

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于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于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五月余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郎豈非洪州

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
獲報父讎得雪冤耻是判官恩德也顧
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尼師曰名
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爲齋申蘭
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
相記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
春復父夫之讎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
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

謝小娥傳

五

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辯二盜之姓
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讎冤神道不
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
鍊指跛足誓求貞如爰自入道衣無絮
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
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泛淮雲遊南
國不復而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
之讎節也傭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

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也如小
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足以觀天
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
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
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謝小娥傳終

謝小娥傳

楊娼傳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治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

楊娼傳

幼貴淫嬉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雅有惠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而無歇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略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

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
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
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体如何妻曰中
貴人言仁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
婢來監軍即命娼冒為婢以見帥計未
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
挺熾膏鑊於廷而伺之矣湏其至當歿
之沸鬲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

楊嬭傳

二

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
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
其竒寶命家僮榜輕舸衛娼北歸自是
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而娼之行
適及洪矣問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
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
用生為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撤奠而死
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

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楊娼傳終

楊娼傳

李娃傳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
奇有足稱歎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
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
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
年有一子始弱冠雋朗有詞藻迥然不
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
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

李娃傳

一

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
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
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
生亦自負視一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
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常遊東市還自
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
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
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要

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眄於娃娃迴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之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

李娃傳

三

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扃生曰此誰之第邪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糲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接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

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
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
有女嬌小伎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
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裔生遽
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迎叙寒燠觸類
妍媚目所未睹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
絮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
鼓已發矣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
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當速歸無犯禁
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
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
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
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童持雙縑請以
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
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
其踈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

不許俄徙坐于西堂帷幔簾榻煥然奪目
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
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美談
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其門遇
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
未常或捨娃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
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
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

李娃傳

四

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慾存焉情苟相
得雖父母之命不能止也女子固陋曷
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遽下階拜而謝
焉曰願以已爲廝養姥遂目之爲郎飲
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
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
日會其倡優儕類嬉戲遊宴囊中盡空
乃鬻俊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

盡邇來姥意漸怠，妓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醑，求之可乎？生不之悞，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憇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之將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踈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蔥蘢，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

頃有一人鞞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口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

李姓傳

六

當繼至生遽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通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

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至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搆癘甚篤旬餘逾甚邸主懼其不起所疾徙之於凶肆中綿綴移時

李娃傳

七

闔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繇是凶肆多日假之令執襍惟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輦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迺

釀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者舊共較其所
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
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備
之器於天門街以優劣其不勝者罰直
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
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
集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
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

李娃傳

六

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抵輦輦威儀
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迺置層榻
於南隅有長鬣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
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
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傍若無人
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
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
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翼而至卽

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
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嚮振林
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長爲
衆所誚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
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
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
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
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

李娃傳

九

壻也兇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
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
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
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
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
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
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追而察之生見豎
色動迴翔將匿於衆中豎遽持其袂曰

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
父責曰志行若此汙辱吾門何施面目
復相見也廼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
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
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嫗者
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齋
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
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
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
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
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
十旬方杖策而起披布裘裘有百結縑
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
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
周遊鄠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
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

側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偶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嚮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癩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耶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

李娃傳

王

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蘇而復絕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忽曰當逐之奈何今至此娃歛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矢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

之又困躓者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
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
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
貽其殃耳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
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
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
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
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

李娃傳

十三

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
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
次以蘇乳潤其藏旬餘方薦水陸之饌
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
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
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相曩
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
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

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
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
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
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而
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
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
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
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
歛衽喜歎願友之而不得娃曰未也今
秀士苟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
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
鄙不侔於他士當礪淬利器以求再捷
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群英生繇是益
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
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
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

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老養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劔門當令我迴生許諾月餘至劔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劔南採訪使浹

李娃傳

十四

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劔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旣備禮歲時伏

臘婦道甚脩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尚
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
產於倚廬一歲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
燕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
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
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早者
猶爲大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
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

李娃傳

十五

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
息哉余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
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諳詳其事貞
元中余與隴西李公佐話婦人操烈之
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撫掌諦聽
命余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
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李娃傳終

鷲頭傳

虞初志六元稹譏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
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
其間他人皆洒洒拳拳若將不及張生
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
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
非好色者是有法行余真好色者而適
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

鷲頭傳

一

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
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
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
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
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
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入丁
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
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

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目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

聖駕馬傳

三

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父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父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髮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疑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真元庚。」

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演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

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統綺間居，曾莫流眄。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真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然慕者久之。」

若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
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紅
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
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
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樹動疑是玉人
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
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旣
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
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因驚之紅
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
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
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
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
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
女見託柰何因不令之婢信滯逸之詞
始以護人之亂爲氣而終掠亂以求之

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
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昔人之惠
不詳。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
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
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
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
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
於是絕望數夕。君臨軒猶寢。忽有人

蜀聖傳

五

覺之驚歎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
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同衾。
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
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
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
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瑩。
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
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鍾鳴。天將曉。

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諾。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

敏辦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

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存終矣。又何必感深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

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
意崔氏緘服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
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
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
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
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
在便安但振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
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

鸞翼傳

八

有所失於誼誨之下或勉爲語笑閑霄
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寤之間亦多叙
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
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
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
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數
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
固不在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

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儻仁人用心俯遂幽力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

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此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求以爲好耳心

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
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慎言自
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
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
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
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
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
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

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葱朧。龍吹過庭
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嚮輕
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入悄
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綉
龍。瑤釵行綵鳳。羅帳掩丹虹。言自瑤華
浦。將朝碧玉宮。因遊里城北。偶向宋家
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
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

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
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蕖。馥膚潤玉肌。
豐無力。慵移履。多嬌愛。歛躬。汗光珠點。
點。髮亂綠葱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
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
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
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苒。
苒。旭日漸曈曈。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

鶯鴦傳

十一

蒿衣香猶樂麝。枕膩尚殘紅。羃羃臨塘。
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
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
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
異之。然而張亦至絕矣。稔特與張厚。因。
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
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
乘寵嬌。不爲雲。不爲雨。爲蛟。爲螭。吾不。

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娶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知之，潛賦一章，詞曰：

鸞鴛傳

一十三

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矣。余常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

於余靖安里弟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
異遂爲鸞鷲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鸞鷲
公垂以命篇

元微之通其從母之女假張生以自
表宋王鈺性之辨之詳矣至元玉實
甫氏易之以詞而愈失其旨近世妄
人則又改而爲南曲淺陋可笑士顧
有樂觀者吾不知其何取也海上逐

鸞鷲傳

十一

臭之夫劉邕嗜痂之癖其此類夫



霍小玉傳

蔣防撰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筭俟試于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于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

霍小玉傳

一

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閑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

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
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
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爭持爭
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
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
居于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
姿質穠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
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其求一好

霍小玉傳

二

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
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
古寺曲甫上車閑宅是也已與他作期
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
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
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
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
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

不諧也徘徊之間至于亭午遂命駕疾
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
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入
屋底急急鑰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
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
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
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李郎入來急下
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
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堦相迎
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
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
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
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
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
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
意顧盼儻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

即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出來。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人。旣而延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彊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憇息閑寔。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頃臾。玉至。言叙溫。和辭氣。宓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霄之夜。王忽流涕。觀生曰。妾本倡家。

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思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家之舊。

霍小玉傳

五

物遂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

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
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
况堂有嚴親室無家婦君之此去必就
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
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
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
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
逮君壯室之秋猶有_二歲一生歡愛願

霍玉傳

一六

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
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
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
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
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
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
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
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

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湏求丐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迴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

霍小玉傳

七

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卧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

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悵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

霍小玉傳

八

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旣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道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

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
既至崔且以誠告玉玉且數曰天下豈
有是事乎遍許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
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耻忍割
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
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
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
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

霍小玉傳

九

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
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
於西廊遮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
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
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
棄致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且如此足
下宜爲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
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

唯見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弊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要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述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弊居咫尺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車走推入車門便令鑰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于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

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
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
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
以其父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僮勉之
間彊爲粧梳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沈
綿日夕轉側湏人忽聞生來欬然自起
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
疑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

霍小玉傳

七

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
頃之有酒餚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
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
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
良久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爲女子薄命
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
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
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

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盃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寘于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舊石榴裙，紫榼襠，紅祿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綉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

霍玉傳

十一

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于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三十餘，妾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

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班屏。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裡有輕綃。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背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

霍小玉傳

三

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廷。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解覆。營於牀周迴。

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霍小玉傳終

霍小玉傳

十四

柳氏傳

天寶中昌黎韓翊有詩名性頗落托羈
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翊友善家累千金
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艷絕一時喜
譚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翊爲宴
歌之地而館翊於其側翊素知名其所
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
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適意

柳氏傳

焉李生素重翊無所恹惜後知其意乃
具饍請翊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
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
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
衣輟食爰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
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
生於客位引蒲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
萬佐翊之費翊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翊

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閒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浣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侉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未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候希逸自平

柳氏傳

三

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凄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

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
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
延佇柳氏所止欽想不已偶於龍首崗
見蒼頭以駃牛駕輜輶從兩女奴翊偶
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貞外乎某乃
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
卓者請詰旦宰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
而往以輕素結玉合買以香膏自車中

柳氏傳

三

投之曰當遂永訣願寘誠念乃迴車以
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麟麟目斷意迷
失於魂鬼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
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彊應之然意色皆
喪音韻悽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
負撫劒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翊不得
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
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後一騎徑造沙吒

利之第候其出行甲餘乃被衽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條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爲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

柳氏傳

四

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又列參佐累彰勲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兇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憑恃徵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

氏宜還韓翊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然即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能辭輦之誠可繼許侯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柳氏傳

五

柳氏之蹟予嘗見其畧於本事詩晚得許堯佐斯傳頗爲詳備因校入集夫之義烈偉矣翊之會觀竒矣予獨惜夫柳之失身不能自裁以爲翊光也或者以柳先事李生不當以是望之夫士死知己智氏之豫讓則爲之而何怨乎柳氏嗚呼此綠珠碧玉之所以不易得與

○
○
非煙傳

皇甫放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神氣俱喪

非煙傳

一

廢食息焉乃厚賂公業之闈以情告之闈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煙間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煙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荅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靚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

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盖鄙武生。麤悍非良配耳。乃復臚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綠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媪。今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

非煙傳

三

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洒幽襟。百迴消息千迴夢。裁作長謡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慙恐事泄。或非煙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煙。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煙語曰。勿訝旬日無信。盖以微有不安。

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
無力嚴粧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
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
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煙幽思增疾
乃剪烏絲簡爲迴緘曰春日遲遲人心
悄悄自因窺靚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
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
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

非煙傳

三

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
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
倘悅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
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
蛾嚙叩頭與報煙卿道第一風流最損
人門媪旣得迴報徑齋詣煙閣中武生
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
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煙拆書得

以欵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
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知近也於是
闔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
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
清風朗月移玉桂以增懷秋帳冬缸泛
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
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
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

非煙傳

四

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
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
詩曰畫簷春燕湏同宿蘭浦雙鴛肯獨
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閑花裏送郎歸
封訖召門媪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
煙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
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媪促步而笑至且
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

煙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
後庭郎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
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既暝黑象乃躋
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煙靚
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
言乃相攜自後門入堂中背缸解幌盡
繾綣之意焉及曉鍾初動復送象於垣
下煙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

非煙傳

一五

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
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
曰揖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
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託門
媼贈煙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
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禁宮
仙馭來煙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
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

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媪
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
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
于後庭矣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
爲魚鳥不知人神相助或景物寓目詠
詩寄情來往便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
歲無何煙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
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

非煙傳

一六

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
如常入直遂潛于里門街鼓旣作匍伏
而歸循墻至後庭見煙方倚戶微吟象
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
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
煙詰之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
愈怒縛之犬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
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煙呼

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答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致閣中連呼之聲言煙暴疾致殞後數日塋于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詩曰妾貌雖不迨桃李

非煙傳

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煙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下面証之數日李生平時人異焉

非烟女之蕩者也不足取取其文而已自夫詩教衰而經義之科立士之

高力士外傳

虞初志七

唐太原郭湜撰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杵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

才三傳

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留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會何足言卽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

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其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興變造牛僂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住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

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公頻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徃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恒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僂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卽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

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卽
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
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
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恒規則人不告
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威權
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與言伏
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
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

刀三傳

三

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升平之代一承
恩渥三十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玄
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頃緣風疾所侵
遂使言辭舛謬今所塵黷不稱天心合
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
同何須憂慮命左右曰卽置酒爲樂無
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住內宅
不接人事及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

烈上玄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俞興黨錮之獄楊裴韋秀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讐付之邊將自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內宅不知時議近於閣門外見諸道

奏事人說雲南頻有喪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皇威遠震聖澤旁流足以吞食鯨鯢翦滅封豕諸餘纖介曾何足云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然後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奏陳雅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須方便然可改

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
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
競相傾奪王邢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
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
被琢棺之刑寧俟後圖國忠播宣淫之
恥十三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
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
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

力士傳

五

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轍楊李殊塗
終未通朕懷卿惣無言何以爲意高公
伏奏曰開元二十年已前宰臣授職不
敢失墜邊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
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災眚備於歲時
陰陽失度縱爲軫慮難以獲 臣不敢
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
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

貢囚李芝於真定劫光勰於太原長驅
兩河將吞九鼎蕞爾戎羯乘我不虞國
家久致昇平不脩兵甲卒徵烏合之衆
以禦必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
留封常清棄甲於汜水東京已陷西土
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
上交鋒縱鏑向歷半年斬將搴旗不逾
信宿兵疲師老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

之軍務令速進火拔翼祿山之黨更却
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
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
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仗未央宮十三
日有詔葦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
高公曰卿徃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
曆數尚亦有餘不須憂懼扈從至馬嵬
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國忠方進咸卽

誅夷虢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減隨駕
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却長
驅卒乘北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
獲已乃卽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
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年成都宣赦
上皇謂高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
元至德孝平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
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

力士傳

七

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
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爲警蹕之他河南
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
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
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
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餘
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
臨蜀郡往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

剋復之期兆人佇來蘇之慶仍皇情未
暢臣下多虞及出劔門到巴蜀井邑氣
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
應霑寤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
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人所進奉不越
時宜應脩殿宇不勦人力上爲之悅左
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卽
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然後崔相欲

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謂高公
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邃理識弘通比諸
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
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
冬溫晝晴夜雨事之常也及駕出劔門
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
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卽
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

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
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
慶緒僞立克謀逆計主以嚴莊僞勅僞
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爲樂餘無所圖上
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威大震克
徒逆黨卽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
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
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

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熊羆吞二京之
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慶緒北走於
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慶
緒爲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
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又次安
於虢路上元元年爲子朝義所殺至寶
應元年却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
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

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
曰皇帝聖化 無窮陛下仁德福流

萬葉凡是亮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
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
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李輔國詔
外隨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
物悉令收付所由欲至城皇帝具儀伏
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

力士傳

十

俗一時忤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
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歸因此
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
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
末品小了織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
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貪
愆軍戎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
邪遂使輔國熒惑兩宮 傷萬姓恣行

威福不懼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
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謫巫州皆輔國
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廐馬三百
匹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
惟留一匹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
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早向
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
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伏願且留喫

力士傳

十一

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行欲至夾
城忽聞憂憂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鐵
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
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儀
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
去卽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卽櫬御馬
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宮婢
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一時號泣上皇

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聖上寧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吾頻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輔國所制正愜我本懷進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尚食明日已後不須進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異悅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瘧勅於

功臣閣下避瘧日晚聞門外有人問稱是啖庭瑤云聖人喚阿翁問曾見太上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卽隨庭瑤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云使看畧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索將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會聞伏願得親辭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

潛通逆黨曲附兗徒既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效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巫州九月三十日至巫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殷憂待罪首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煙燠眼落膜瘴染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可以

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又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或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卽位改元爲寶應元年六月巫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

一號慟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
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明哀毀
旣深哽咽成疾七月發巫山至朗州八
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
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旣貴
且壽死何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
不迫孤魂旅襯飄泊何依泣下霑襟視
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

李傳

十四

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
不傷歎九月靈襯發朗州十一月至襄
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喪
事行李一切官給陪葬玄宗陵高公所
生母麥氏卽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
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
見無時然汝曾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
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

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
勿忘却卽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
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
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
曾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卽解衣視之母
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
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
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
墓曰驗七里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卽
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玄
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大理司直
太原郭湜曰李輔國謬承恩寵竊弄威
權蒙蔽聖聰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涉
回邪卽有敬毛裴畢之流起周代索丘
之獄旣無所措難以圖存使天下之心
自然搖矣但經推案先沒家貲不死則

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一色尤多則三
故相裴冕張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
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灌韋利
見皇甫鏡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
李融屈無易孫昌胤孫瑩宋晦嚴銳畢
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宣是也
一左丞皇甫銑是也一郡王瑀是也一
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卿監司舍將

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
盡紀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
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以逞誰得無
罪湜同病者報以誌之況與高公俱嬰
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書糾豈謂懷輔弼
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佞所惡
生死銜冤悲夫

高力士外傳終

東城老父傳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且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民奉睿宗朝群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

東城老父傳

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聞雞戲及卽位治雞坊于兩室閒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

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傍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群如狎群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

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雞服會玄宗于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聞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鉅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轡父死長

安千里外差夫特道挽喪車昭成皇后
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
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
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
或酺于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
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必從昌冠鵬
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群雞
叙立于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

振異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
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旣次彊者前
弱者後隨昌鴈行歸于雞坊角觝萬夫
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于竿顛者索氣
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
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
女男服珮玉女服綉襦皆出御府昌男
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

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
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
晨使人朝服鬪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
不悞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
幸成都奔衛乘輦夜出便門馬踏道窄
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
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
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

東坡老翁傳

四

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
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
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
遺物布衣顛顛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
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
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
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
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往東市

海池立陀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
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聖道強矣心化市
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把土
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于禪室建中三
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于
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栢百
株構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
師如生順宗在東舍捨錢三十萬爲昌

東城志傳

五

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
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卧
草席絮衣過昌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
不知所往真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
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于長壽里昌如
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
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衣昌皆絕
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洪祖

友人出春明門見行栢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于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語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昌曰老人少年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蓄之家于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也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

東坡老傳

六

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成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葱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十關輒長轅輓輻車輦河開薊州傭調繒布駕鞬連軌全入關門輸于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大原倉備關

中凶年關中粟麥藏于百姓天子幸五
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
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
疊布行隣比鄠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
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
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闔街衢中東西南
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
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

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
縣令者及老人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
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
大道傍徃往有郡太守休馬于此皆慘
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考
第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
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
皇北臣穹盧東巨難林南臣滇池西臣

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視之禮容照之恩
澤衣之錦絮飫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
中無留外國賓今比胡與京師雜處娶
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
首飾華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
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古鏡記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
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
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臯作
騏驎蹲伏之象遶臯列四方龜龍鳳虎
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
二辰位而具畜馬辰畜之外又置二十
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
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
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
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
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
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
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
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
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

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
張公喪劔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
嘗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
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
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
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
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
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

古鏡記

三

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旣稅駕將
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
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
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
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
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叙
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
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

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

古鏡

三

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

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隣里
與宴謔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
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
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
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
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
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
日蝕甚整衣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

古鏡記

四

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
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
無光乎怪歎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
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
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
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劔長四尺劔連
於鞞鞞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
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

曰此劒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于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劒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

後劒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劒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日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

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
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
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
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
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
今欲以著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
豹生取著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
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

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
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
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
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
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
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
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
論蘇公著筮絕倫點而獨用謂此也大

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
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
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
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
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
祕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
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
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

下鏡記

七

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
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
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
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
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
如法拭之藏之匣中亦不晦矣遂留金
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
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廳前

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
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
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
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
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
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
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
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

鏡記

八

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
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瘡死於樹下度
便收鏡命吏出蚰焚於縣門外仍掘樹
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蚰蟠泊之
跡旣而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
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
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俠之間
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

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
齋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
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
照光陰所及如水著體冷徹腑臟即時
熱定至曉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
衆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如
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
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

古鏡記

九

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
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
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
疾柰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
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
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
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
水以爲長徃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

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勸勸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勸曰此

一鏡記

十一

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勸將抗志雲路棲蹤煙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勸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勸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勸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

有兩人一貌胡髻眉皓而瘦稱山公一
面闊白髯眉長黑而矧稱毛生謂勣曰
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竒者二
人坐與勣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
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
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矧者化爲龜胡者
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
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

鏡記

十一

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
夫曰此靈秋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
福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
傷稼白雨流澍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
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
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
有一魚可長丈餘粗大於臂首紅額
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虺角

觜尖狀如鱗魚動而有光在于泥水因而不能遠去勸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灸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勸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勸停二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雞死

鏡記

五

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黃陵楊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渡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勸攜鏡上舟背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遠息湏臾之間達濟天壑躋踞山趨芳嶺或攀危頂或入深洞逢其群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

里而聞舟人曰濤旣近未可渡南若不
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
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
水漸清淺鼃鼃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
浦然後却視濤波湧高數十丈而至
所渡之津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
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
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

五鏡記

十三

天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
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
藏祕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况登力履火
之術說妖怪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
敬家有二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祕療
之無効勣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
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祗承人指勣停處
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舟遽

設榻爲主禮勤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闍子每至日晚即靚粧銜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闍子每至日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勤謂敬曰引示闍子之處其闍東有窓恐其門闔因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窓櫺四條却以物

支拄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勤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勤拔窓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縣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

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
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
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
莫不竄伏廬岩處士蘇賓音識之士也
洞明易道蕨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
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
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
鄉也勣然其言卽時北歸使遊河北

五鏡記

一五

夜夢鏡謂勣曰我蒙鄉兄厚禮今當
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
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
卽時西首秦路今旣見兄勣不負諾矣
終恐此靈物亦非凡所有數月勣還河
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
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
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

冥音錄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于洛之河南
太和初卒于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
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遠
子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
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
其孤藐而能自彊崔氏性酷嗜音雖貧
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苗奴風

冥音錄

二

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
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
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
惠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
加鞭箠終莫寃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
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
之生乃聰明死何殘然而不能以力祐
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

朔輒舉觴醉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
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
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
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
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
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
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主入一年上帝
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

冥錄

二

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
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
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
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
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
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
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生復與其
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

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因執筆就坐閉

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

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

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鴉啼鬼

嘯聞之者莫不欷歔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二

十八斛林歎分絳調四秦王賞金歌小

調二十廣陵散正商調二行路難正商

十八上江虹正商調二晉城僊小石調

宮音錄

三

疊四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紅牕影雙柱調四

疊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

翻曲帝尤所愛重榭林歎紅窓影等每

宴飲即飛毬舞盞為佐酒長夜之懽穆

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

美醜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

擊節而和之帝秘其詞極切恐為諸國

所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

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殊今
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
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
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壽
親召而試則絲桐之音搶掇可聽其差
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
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
亦備得之至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

卷之三

四

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
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
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
裕議表其事小女尋卒

任氏傳

虞初志八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崑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崑相得遊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崑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崑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眴睐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艷若此而徒俯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輟以相奉其得步從足矣相視

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顧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子繫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二十餘與之承迎即任氏婦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

任氏傳

二

更衣理粧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兄弟其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憇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

誰氏之宅主人曰此墮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被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蓁荒及廢圃耳既歸見峯峯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艷冶願復一見之心嘗

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矣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耻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

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請之與叙歡對曰凡某之流爲人患忘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已以奉巾幘

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

任氏傳

四

假用是時崙伯叔從役於四方一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崙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崙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崙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呀汗洽崙迎問有之乎曰有問其容若何曰竒怪也天

慧

下未嘗見之矣。峯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峯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峯之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峯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峯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漂頸巾，首膏脣而往。既至鄭子

任氏傳

五

適，鋤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峯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峯拽出，就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峯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峯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從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峯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

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
抗而神色慘變峯問曰何色之不悅任
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峯曰何謂
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
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
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其所稱恆
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
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

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粿可給
不當至是峯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
之歛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峯
相視哈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
峯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舉
步不常所止峯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
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峯愛之
重之無所怪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

氏知其愛已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媵以是長安狹斜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崋曰幸甚鄽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崋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其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崋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綱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嬌姿艷絕嘗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即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崋拜於席

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峯促問
其計任氏願得雙釵以爲賂峯依給焉
後二日任氏與峯方食而緬使蒼頭控
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峯曰諧
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
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
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疾巫
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

任氏傳

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
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偏狹勤請而後
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則
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峯以通之經月
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自是遂絕他
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
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
六千任氏曰有人鬻馬於市者馬之股

有疝可買以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
牽馬求售青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
昆弟見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
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
乃鬻之有耐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
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
之以歸中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
萬五千也二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

任氏傳

九

弟聚而詬之鄭子不獲已遂賣卒不登
三萬旣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
之卸馬疝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
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
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萬
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
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於峯峯將
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

峯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峯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問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方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

任氏傳

十

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徃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峯資助峯更與勸勉且詰其故任氏曰八月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俱鄭子甚惑也不思其他與峯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

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
遂行崙以馬借之出祖於臨臯揮袂別
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
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
西門圍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
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
欻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
鄭子隨走叫呼不能上里餘爲犬所獲

任氏傳

十一

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
記迴覩其馬齒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
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
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
子還城崙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
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崙聞之驚慟相持
於室盡哀徐問疾故荅曰爲犬所害崙
曰犬雖猛安能害人荅曰非人崙駭非

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峯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爲摠監使家甚富有擁馬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大曆中旣濟居鍾陵當與峯遊屢言其事故知詳悉後峯爲殿中侍御史兼隴州刺史遂歿而不返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道

仁比傳

十一

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淵識之士必能揉變化之理察人神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於賞翫風態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旣濟自左拾遺於金吾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謫官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

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遊而隨馬浮穎
涉淮方舟公流晝讌夜話各徵其異說
衆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旣
濟傳之以志異云

狐爲城社小獸而能知養生之理其
爲男女變幻者不主於淫泆也意將
籍真氣以自永如所謂坎離之術也
故道家取其法曰演狐經夫人之與

任氏傳

十三

仙本一階耳乃役神於聲色貨利以
敗之蠢如狐者反知養生之理其亦
可以自怍矣然徃徃終膏鼎俎成者
十無二三信乎魔障之未易脫與予
遊兩京得狐事數十擬聚而傳之姑
先刻是說貽諸好事

蔣琛傳

吳人蔣琛精熟二經常教授於鄉里每
秋冬於雲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
嘗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而言曰
雖入余且之網俾免剝腸之患旣在四
靈之列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之龜及
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餘一夕風雨晦
冥聞波間洶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

蔣琛傳

二

言曰今夕太湖雲溪松江神境會川瀆
諸長亦聞應召開筵解榻密繭魚舟以
足下淹滯此地持網且久纖鱗細介苦
於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心恐水族乘
便得肆宵臆昔日恩遇常懷慙誠由斯
而來冀答萬一能退咫尺以遠害乎琛
曰諾遂於安流中纜舟以伺焉未頃有
龜鼉魚鼈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蹙波

爲城邊浪爲地闊三門坦通衢異怪千
餘皆人質螭首執戈戟列行伍守衛如
有所待續有蛟蜃數萬東西馳來乃噓
氣爲樓室爲瓊宮珠殿爲歌筵舞席爲
座榻紈褥頃刻畢備其尊罍噐皿玩用
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吐
火珠引甲士百餘輩擁青衣黑冠者由
雲溪南津而出復見水獸亦數百衝躍

蔣琛傳

二

引鐵騎二百餘擁朱衣赤冠者自太湖
中流而來至城門下馬交拜溪神曰一
不展覲五紀于茲雖魚鴈不絕而笑言
久曠勤企盛德衷腸怒然湖神曰我心
亦如此揖讓次有老蛟前喝曰安流王
上馬於是二神立候焉則有衣虎豹之
衣朱其額青其足執蠟炬引旌旗戈甲
之卒凡千餘擁紫衣朱冠自松江西江

而至二神迎于門設禮甚謹叙暄涼竟江神曰此去有將爲宰執者北渡而神貌未揚行李甚艱恐神不識不知事須帖屏翳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禮宜躬親後吾子清塵得免舉罰否然竊於水濱拉得范相國來足以補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劍而前溪湖神曰欽奉實父范君曰涼德未泯吳人懷恩立

蔣琛傳

三

祠於江濱春秋設薄祀爲村醪所困遂爲江公驅來唐突盛筵益增慙懷於是揖讓入門旣卽席則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聞駟車馬聲則有綠衣玄冠者貌甚偉驅殿亦百數旣升階與三神相見曰適輒與汨羅屈副使俱來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傴僂而進方即席范相笑謂屈原曰被放逐之臣

負波濤之困讒痕謗跡骨銷未滅何膠
面目更獵其盃盤屈原曰湘江之孤魂
魚腹之餘肉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
然吾聞穿七湘之箭不射籠中之鳥荆
洪鍾之劔不割机上之肉且足下亡吳
霸越功成身退立筵於五湖之上輝映
於萬古之後故鄙夫竊仰重名不敢以
當盛意奉侍何今日戲謔於綺席恃意

蔣琬傳

四

氣於放臣則何異射病鳥於籠中割腐
肉於机上竊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也
於是湘神動色命酒罰范君君將飲有
女樂數十輩皆執所習於舞筵有俳優
揚言曰皤皤美女唱公無度河歌其詞
曰濁波揚揚兮疑曉霧公無渡河兮公
竟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提衣看入兮
中流去浪排衣兮隨步沒沈屍深入兮

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乾推黃沙兮
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
瀾兮合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取河
源塞泉脉歌竟佻優復揚言謝秋娘採
桑曲凡十餘疊曲韻哀怨舞未竟外有
宣言中徒先生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鴟
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導而入江溪湘湖
禮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瓮抱石抉
眼之徒歟對曰然屈曰予得朋矣於是
朱絃雅張清管徐奏酌瑤觥飛玉觴陸
海珍味靡不臻極舞竟佻優又揚言曹
娥唱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唯三其
詞云悲風浙浙兮波綿綿蘆花萬里兮
疑蒼烟虬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疊浪
兮沈我天所覆不全兮身寧全溢眸恨
血兮徒漣漣誓將柔裝波据牙之啄空

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沈江壖
碧雲斜月兮空嬋娟吞聲飲恨兮語無
力徒揚袞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爲之
慘容江神把酒太湘神起舞作歌曰白
露溥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濤莫
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江神
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見夜來渡口擁
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橫船泛泛於

蔣琛傳

一六

疊浪恨珠貝又輕於鴻毛又不見朝來
津亭維一舸中有一士青其袍走宰邑
之良日任波吼而風號是知溺利溺名
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湘王持杯雪溪
神歌曰山勢榮迴水脉分水光山色翠
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役殺吳興柳使
君酒至雪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煙波按
九嶽幾人經此泣江籬年年綠水青山

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於是范相國獻境
會夜宴詩曰浪闊波城秋氣涼沈沈水
殿夜初長自憐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
百谷王香裊碧雲飄綺席觥飛白玉灩
椒漿酒酣獨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
鄉徐衍處一獻境會夜宴并簡范詩曰
珠光龍耀火燿燿夜接朝行宴渚官鳳
管清吹淒極浦朱絃閑奏冷秋空論心

蔣琛傳

七

幸遇歸同支揣分慙無輔佐功雲雨各
飛真境後不堪波上起悲風屈大夫左
持盃右擊盤朗朗作歌曰鳳騫騫以降
瑞兮患山鷄之雜飛玉温温以呈噐兮
困砮矜之爭輝當後門之四闢兮瑾嘉
謨之重扉既瑞噐而無用兮宜昏暗之
相微徒剗石以爲舟兮顧汨流而我遺
將刻木而作羽兮與超騰之理非矜子

予于空闊兮靡群授之可衣血淋淋而
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
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籬秋日晚
晚兮川雲收棹歌四起兮悲風幽羈骸汨
沒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
使甘言順行於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
座頭是知貪名狗祿而隨世磨滅者雖
正寢之死乎無得與吾儔當鼎足之嘉

蔣琬傳

八

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
羞金卮瑤管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
曲無諠予持杯以淹留申屠先生獻境
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涼
誰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靈蠱振夔夔
神龍耀煌煌紅樓壓波起翠幄連雲張
玉簫吟冷風瑤瑟含清商賢臻江湖叟
貴列川瀆王諒予衰俗人無能正顏綱

分辭昏亂世樂寐蛟螭鄉棲遲幽島間
幾見波成桑爾來盡流俗難與傾壺觴
今日登華筵稍覺神揚揚方濯滄浪侶
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
聊歌靈境會此會誠難忘鴟夷君銜杯
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血波洶玄黃交戰
兮吳無全龍旣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
不從國步顛蹶兮吾道遘凶處鴟夷之

蔣琛傳

九

大困入淵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
兮俾大江鼓怒其寃蹤所以鞭浪山而
疾驅波岳亦粗足展予怫鬱之心宵當
靈境之良宴兮謬罇俎之相容擊蕭鼓
兮撞歌鍾吳謳越舞兮歡未極遽軍城
曉鼓之鼔鼔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
地兮難相逢歌終雲郡城樓早鼓絕洞
庭山寺晨鍾鳴而飄風勃興玄靈四起

波間車馬音猶合啞頃之無所覩曙色
既分巨龜復延首於中流顧眄琛而去

蔣琛傳終

蔣琛傳

十

東陽夜怪錄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本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萊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

東陽夜怪錄

一

乃元和八年也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暄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躕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霧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留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

下塢林月光空微所辨佛廟自虛啓扉
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北
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纔認
北橫數間空屋寂然無燈燭久之傾聽
微似有人喘息聲遽繫馬於西面柱連
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
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使出村教
化無得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

東陽夜錄

二

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濟
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
露兼輟所藉藟藁分用委質可矣自虛
他計旣窮聞此內亦甚喜乃問高公生
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旣接恩
容還要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
身肉
豎之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
國到此未幾房院踈蕪秀才卒降無以

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
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城如
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
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杳
杳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大極好
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間聞一人云曹
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
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

東陽夜怪錄

三

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即似悉造座
隅矣內一人謂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
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
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映雪彷彿
若見著阜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補處
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蠕蠕丘主反
然犯雪昏夜止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
人因請自虛姓石對曰進士成自虛自

虛亦從而語曰籍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爲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胄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即聞人詠師丈聚雪爲

東陽夜怪錄

四

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峯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呿愕殆尤所不測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吃有峯巒之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憑何記得

貧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

亦遺忘倚馬曰師丈騁逸步於遐荒脫

塵機機當為羈於維繫巍巍道德可為首出

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曷當為獨用毛

色而譏之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

到城受出頑鈍闕下桂玉煎迫不堪旦

夕羈羈當為饑旅雖勤勞夙夜料入况微負

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

東陽夜錄

五

謂空驢作替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坡

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

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

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

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况師

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

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

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

競著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日晚長川

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

畔草春來猶得慰慰當羈當餓也情合座

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

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吟諷師丈佳

句絕多今此是穎川况側聆盧曹長所

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

渴咏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羣矚高

東坡先生集

六

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

何謝免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

去市肆苦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

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慙慙空多吾

輩方以觀心朶順謂蔽草之性與師丈同而諸公

通宵無以充腹赦然何補高公曰吾聞

佳話可以忘於饑渴抵如八郎力濟生

人動循軌轍文城犒士為已所長但以

十二因緣皆從觸起茫茫苦海煩惱隨

生何地而可見菩提提當何門而得離

火字寸用車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

相尋輪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

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

尚其清淨道成則為正覺覺當為角覺則佛

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

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

夏陽夜錄

七

尚新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尚豈

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

和尚器識非凡岸谷深峻必當格韻才

思貫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

祕咳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

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請事則難於固

違允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

道本非所長却是未八無端挑扶吾短

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聽之
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
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
應便老雙峯爲有閩浮珍重因遠離西
國赴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
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
支忽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
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

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
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

雋氣性好鷹鷂曾於此時畋遊馳騁吾

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時

此處

地名苟家嘴也詠雪有獻南州房一篇不覺詩

狂所攻輒汚泥高鑿耳因吟詩曰愛此

飄颻六出公輕瓊浴絮舞長空當時正

逐秦丞相騰躑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

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僕云呼雪爲
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呼竹
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
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
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
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義見今古注相去
數千苗十以五五之數故第十氣候啞吒憑恃羣
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

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
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
輩會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
師文僞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
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
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
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
諸公皆由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

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爲尚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貽廣席一喙耳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鶻拳正思仙仗日赧首御樓前養闈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踈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

東陽夜怪錄

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皮底臧否吾輩抑將不可況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文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耳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盧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

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甯生侯驚丞相喘用識葛盧鳴黍稷滋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乘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興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輕貨首隊頭體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

東陽夜錄

十一

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尚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尚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走子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廻不然便掠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爲人甚

有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蜡姑
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
胃氏相攜而來及門警聞其說介立襍
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聞伯比之直下
得姓於楚遠祖焚皇茹分二十族祀典
配享至于禮經謂郊特牲八蜡迎虎迎貓柰何一敬
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
只合馴狎椎子寧守酒旗諂伺妖狐竊

東坡志林

五

脂眠竈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簿
藝敬子謂我咸秩無文使諸人異日視
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
曰爲慙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卧錦衾
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
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
矯誣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爲我盤
瓠裏如辰陽此房於吾殊所乖闕中正

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
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實與
向家禁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
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
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
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與自
虛相見初禮禮然若白色二人來前長
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藏
瓠又巡座云令弟令弟介立乃於廣衆
延譽胃氏昆弟潛蹤草野行著及于名
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膽况秦之八
水實貫天府弟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
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
聞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
欲出口吻先增慙忤今不得已塵汗諸
賢耳目詩曰鳥鼠是家川周王皆獵賢

一從離子邕

鼠兔皆變為蠟也

應見海桑田介

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
文不朽藏瓠歛躬謝曰藏瓠幽螫所宜
幸陪羣彦兄揄揚太過小子繆當重言
若負芒刺座客皆笑時自虛方傳諸客
佳什不暇自念已文但曰諸公清才綺
靡皆是目午游刃中正將謂有譏潛然
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

錄

十四

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炮氏爲讎惡
聞發礮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
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
藏卷舒君子尚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
所以見機或爲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
無德而發斯義也去文不才示有兩篇
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狡
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路當逐

鹿出林丘少年嘗負飢鷹用內願曾無
寵鶴心秋草毆除思去宇平原毛血興
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
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臍詢
然聲蓋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
窓臊穢捻鼻雖宰颯如有動者而厲聲
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
前捫攬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
鞍韉被雪馬則齧草而立遲疑間曉色
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西北有橐馳一
貼腹跪足僂耳齧口自虛覺夜來之異
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
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
滿舉視屋之北拱徵若振迅有物乃見
一老鷄蹲馬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比
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

泥土曾以麥麩之長者積于其間見一大駝貓兒眠于上咫尺內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然則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過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覩一牛培雪齧草次此不百餘步闔村悉輦糞幸此蘊崇自虛過

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裸其狀甚異脾脫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荆扉晨興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問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篲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橐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

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有乏驢一頭不
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斛粟易留
之亦不羈絆皮欄中脊牛皆莊家所畜
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放怪自虛曰
昨夜已失鞍馱今凍餒且甚事有不可
卒語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
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
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偶者數日

白猿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采入深阻紇妻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

白猿傳

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卽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嶮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卽深凌嶮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

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
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
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
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
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
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
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幘服鮮澤嬉遊歌
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

白雲傳

二

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
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
門以木爲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
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
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卽疾揮
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
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
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

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
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
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
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
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
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
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
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
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
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
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
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
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
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
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
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旣飲數斗則扶

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
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
頭顧人感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
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
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
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而
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
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

白猿傳

四

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
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
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盥
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
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
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
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
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

午卽歎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踴戲一夕皆周末嘗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卽猴獾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

白猿傳

五

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複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惣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